2026年7月　第105卷 第3期
July 2026　Volume 105 Number 3

DOI: 10.65961/crcl-2026-0042

漢語互動交際中問句後話題轉換的互動功能及作用機制

文虹月、孫道功 *

南京師範大學

提要

問答銜接是會話研究的重要課題。文章從互動語言學視角出發，考察漢語會話互動中問句後回應位置的話題轉換現象。基於對近 38 小時會話語料的觀察，發現問句後話題轉換話輪，處於三元序列結構的中間位置，在提問後執行回應行為，同時執行的發起行為是回應行為的行為載體。承載回應行為時，在交際中浮現出隱性否定、逃避回答兩大核心互動功能，亦作為該會話現象的主要類型。承載發起行為時，具有共同的開啟全新話題和序列、引發評價回應的共同互動功能；逃避回答型還具有引發會話修正、壓縮會話進程等個性互動功能。改變認識協商走向、逆向調控交際距離、降低互動參與度、緩解反同盟立場等交互動因對向融合作用，於會話互動中塑造了這一特殊現象。

關鍵詞

互動語言學，問答互動，話題轉換，互動功能，影響因素

* 孫道功為本文通訊作者。
© 2026 文虹月、孫道功。本文根據 Creative Commons 姓名標示 - 非商業性 - 禁止改作 4.0 國際協議授權。

1. 引言

問[1]答相鄰對是漢語口語會話中一種較為常見的銜接模式，具有高度的交互性。一般情況下，問者發問後，回應者做出符合問者一定預期的回應，以承接話輪，從而使會話順利進行。而現實中還存在回應者有意轉換話題，突破問者的限制，使會話不能沿之前的話題接續的情況。如：

(1) 語境：在采訪中表白
01 Z： 俊光，你有女朋友嗎？
02 J： 沒有沒有 @。
03 Z：⟶ 沒有，我做你女朋友，願意嗎？
04 J：⟹ 你很優秀。
05 Z： 我很優秀？！很委婉地拒絕我？！好不好，拒絕我？！

例（1）中按照問話人 Z 給出的信息，J 只能做出“願意”或“不願意”的選擇，同時 Z 傾向於 J 給出“願意”的肯定答覆，即接受她的請求。J 作為回應者未直接表示拒絕，而是給出了“願意”與“不願意”這兩個限定答案之外的回應。即沒有延續 Z 給出的話題，而是將話題轉到“品質”上。既表達了“不願意”，又比直接回答“不願意”委婉。

在互動語言學的視角下，J 在回應話輪沒有順應問句所承載的原話題投射延伸出的、適配先前談話的話題展開，而是引入一個與原話題邊界清晰、相互分離的（disjunctive）新話題進行談話（Maynard 1980; Jefferson 1984）。這一過程常常承載著新的交際目的和互動行為，破壞原會話的自然發展。這種分離性話題轉換現象作為一種會話交際策略出現在問句後的回應位置時，可稱為問句後話題轉換。

問答互動是互動語言學界的一大研究熱點，而問答互動研究的重點之一就在於問句對答句的控制力（Steensig & Drew 2008）。話題轉換作為問句後回應的特殊構建方式，是問句控制下的一種非偏好回應，在互動語言學學者的相關研究中稍有涉及。Lee（2013）將回應的組織分為四個層面：一是回應是答案性回應還是非答案性回應，二是采用偏好的回應還是非偏好的回應，三是回應在結構類型上與問句是否相合，四是回應是否采用言語形式。謝心陽（2021）對漢語口語中問句的轉換型回應做了系統研究，將轉換型回應分為措辭轉換型回應、規程轉換型回應，其中規程轉換型回應細分為行為規程轉換型回應和話題規程轉換型回應。其文中的話題規程

[1] 需要說明的是，這裏的問句是從社會行為和互動功能層面定義的，其典型功能是尋求信息或確認（方梅、謝心陽 2021）。

轉換型回應與問句後話題轉換有部分重合，但未能見到對話題規程轉換型回應的具體特徵和功能的探究。

在謝心陽（2021）以前，漢語學界對於自然口語中問句的轉換型回應只在相關研究中稍有涉及，未有專題研究，且都是從傳統語法角度展開探討。如呂明臣（1989）在研究中討論到了“答非所問”答句類型；在討論應對句的話語功能類型時，提及了用應對句來轉換話題（呂明臣 2000）。孫雁雁（2011）注重答句的銜接模式，探討了疑問句的答句銜接語模式和特點，但並未涉及話題轉換這種回應模式。曹繼陽、李泉（2019）從相鄰對銜接的分類、特點和作用、分布等方面，對漢語口語語篇的相鄰對銜接進行了探討。以上研究的優點在於從句法結構和語義特點角度出發對答句進行分析，但是這些角度的分析不能揭示問句及其回應之間的互動關係，對於問句後話題轉換局限於書面語料的個案研究，以此歸納出的功能也就無法表現其真實的互動情況。

綜觀現有研究，問句後回應位置的話題轉換這種特殊現象至少仍存在以下研究問題：（一）問句後話題轉換的序列環境是怎樣的？（二）這種特殊的會話交際手段產生了哪些互動功能？（三）它的這些互動功能受到哪些互動因素的影響？各互動因素的作用機制是怎樣的？鑒於此，本文從互動語言學的視角出發，重點分析其序列特徵、互動功能及影響動因。文章考察了約 38 小時的語料，來源主要有三類：一是公開的媒體語料，含錄制的直播、電視采訪、電視訪談等。二是自然會話，含筆者自錄的日常生活會話以及電視真人秀自然會話無剪輯片段。三是較為接近自然口語的電視情景劇《家有兒女》的對話。語料轉寫主要參見互動語言學 GAT-2 系統（Selting et al. 2009），詳見附錄。

2. 問句後話題轉換的序列特徵

自然口語會話中的“句子”和語句的結構是在對話進程中說話人相互合作間浮現而成的（Goodwin 1981: 7）。問句後話題轉換這個特殊話語現象是會話交際構建“句子”的顯現。同時，在互動語言學者看來，語言形式在會話序列中的具體位置分布很大程度上會影響人們對其話語功能的解讀（Stivers 2013），考察序列位置是分析其互動功能的前提（姚雙雲、田咪 2020）。因此，探究問句後話題轉換，需要我們分析序列特徵尤其是序列位置對互動功能的敏感特性。[2]

從因時視角來看，交際互動中的每個互動行為在發出的同時，既回應此前發生的行為，又引發其後回應的行為，形成“符號—回應（符號）—回應”的三元序列結構。話題轉換型回應作為一個整體，一般單獨佔據話輪，處於三元序列結構的中間位置。既在問句之後，執行回應行為；又因轉換到了新話題作為發起行為，投射後續單位。

---

[2] 關於序列組織的詳細解釋，參閱 Schegloff（2007）。

話題轉換在會話序列中兼承回應和發起，此係一個話輪承載兩種行為。話題轉換話輪的發出者兼為回應者和發話人，此係一個會話參與者在一個話輪中同時擔任兩個甚至多個會話身份。我們將這種序列特徵解構如下：

問句後話題轉換話輪承擔問句後的回應行為：

(2) 語境：見面了解近況
01 X： 唉，你好帥啊，今天穿得。肚子露出來了呀，@@@
02 R： 唉喲 ::
03 H： “教授”有點兒害羞。
04 R：⟶ 唉，又見面了，娜姐。我請問您打算盤打得怎麼樣了？
05 X：⟹(10.4)((轉向 R 媽媽)) 媽媽好！我們三年不見了。
06 R： 不要扯遠話題好不好？
07 X： 他這幾年以後是 (--) 更加厲害了，還是 (--) 好像沒有小時候 (.) 能記憶了？
08 M： 呃 :: 應該說 (.) 他的 (.) 這個技能，是 (.) 越來越厲害了。但是，可能沒有小的時候 (.) 呃 :: 聽話。

在例（2）中，在問句話輪 04R 後，話題轉換話輪 05X 作為 04R 投射下的非偏好回應而存在。根據下一話輪證明原則，第 6 行 R 對 X 話題轉換式回應的回應“不要扯遠話題好不好？”也表明了這一點。

話題轉換話輪除了執行回應行為，還承載發起行為。會話語境中的“發起—回應”是在時間軸上連續發生的。值得注意的是，問句後話題轉換話輪的序列特殊性在於該話輪的發起行為實質是回應行為的行為載體（vehicle）[3]（文虹月、孫道功 2025），發起行為[4]的實質目的是執行逃避回答或表達否定的回應行為。話題轉換型回應話輪執行發起行為：

(3) 語境：劉星上課被提問
01 S： 不過徐志摩，同學們，徐志摩是一個近代詩人……後一句，是“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劉星同學
02 L： 啊 :: ？

[3] 行為載體指一個行為在實施過程中可能被視作另一個行為的“載體或工具”（vehicle or instrument）（Schegloff 1997; Couper-Kuhlen & Selting 2018: 290）。

[4] 介引指令、提問和評價等行為都可以作為發起行為，並作為行為載體，最終導向表達否定或逃避回答的回應行為。這一點我們已另文詳述，此處不做展開。而表達否定和逃避回答也是問句後話題轉換在行為層面的核心互動功能，詳見 3.1 節。

03 S：⟶ 那你知不知道這首詞的作者和他的名字？說給大家聽聽。
04 L：　這 : 名 ::: 那個 (.) 那個那個
05 S：　恩。
06 L：⟹ 哎，對了，老師，咱們現在不是在研究徐志摩的詩嗎？說這個 (.) 是不是有點兒 (.) 浪費大家時間呀？
07 S：　說得不錯啊，對，那我們就 (.) 換個時間 (--) 再好好地研究？

06 行在 04L05S 這個擴展序列後，作為 03 行的話題轉換回應話輪，同時作為發起話輪，投射生成了 07 行的回應。06L 轉換話題的實質不是為了真的讓老師怎麼樣，而是逃避回答老師提出的問題。

綜上，問句後話題轉換的序列模式可以總結為：

圖 1 問句後話題轉換的序列模式

3. 問句後話題轉換的互動功能

處於三元序列結構中間位置的問句後話題轉換話輪在會話序列中兼承回應和發起，相應地，其互動功能也是複合的。作為回應時，具有兩種不同互動功能；作為載體的發起行為時，存在功能共性的同時，因功能本質的不同，存在互動功能的差異。

3.1. 作為回應行為的互動功能

我們結合“下一話輪證明程序”（Schegloff 1996）發現，話題轉換作為提問後回應行為的一種構建方式，在社會行為層面具有隱性否定或逃避回答的互動功能（文虹月、孫道功 2025）。這兩大互動功能也是問句後話題轉換的兩大主要類型。

3.1.1. 隱性否定

問句後話題轉換可執行隱性否定的社會行為，可視為一種語用否定策略。語用否定指那些“其理解只能依賴語境（尤其是言外語境），否則便只有字面意義的一類否定”（何春燕 2002: 21）。沒有否定標記的回應者話題轉換，無法從句法—語義界面識解出否定含義，而是更多地依賴會話序列環境及其他多模態互動要素，進入了語用否定範疇，顯現隱性否定的互動功能。這種隱性否定的互動功能是能夠根據後續的參與者取向來驗證

的，受話者的回應體現出其被話題轉換者拒絕。如例（4）中 01 行問者 W 在向 S 告白，而 S 在 02 行用話題轉換表達了隱性的拒絕或否定行為。05 行中 W 將 S 在 04 行的話語判定為“發好人卡”，即認為 S 是在為其 02 行的隱性否定 / 拒絕行為進行面子緩和。由此可見，受話人 W 將 S 在 02 行的話題轉換理解為一種執行隱性否定的社會行為。

(4) 語境：在真人秀中告白

01 W：⟶ ……我想告訴你的是，如果可以的話，有沒有興趣跟我一起去把這些小事情或者不完美的遺憾，或者說還沒有了解完的事情，繼續把它做完？

02 S：⟹ 其實我覺得啊，你真的是一個特別特別好的男孩子。然後我覺得就是處理這些感情……

03 W： ((點頭)) 好。

04 S： 但是我覺得你真的是特別好，是真的特別好，是真的特別好。用我們現在 [說的話就是] ═

05 W： [沒事兒]，好人卡就不用發了。

3.1.2. 逃避回答

與“隱性否定”互動功能不同的是，有時回應者在問句後通過轉換話題來逃避回答，有意自說自話，“無視”問者的提問，是使問者無法從回應者的話題轉換話輪獲取目標信息，即實現逃避回答的互動功能。如下例第 5 行 J 向 F 求取關於 F 參演的電影中凶手的信息，但 F 將話題轉到“魏如萱演唱會”上，無視了 J 的提問行為，使得 J 無法從 F 的回答中獲取目標信息。

(5) 語境：采訪鳳小岳

01 J： 今天是江翰還是鳳小岳的身份來看演唱會？

（刪略 3 行）

05 J：⟶ 你知道凶手是誰嗎？ @@@

06 F：⟹ (2.0) 今天是 [魏如萱 (.) 非常恭喜魏如萱]@ 要＝那個 (.) 呃 (.) 開演唱會，對。那個，敬請期待 (.) 敬請期待魏如萱的演唱會，等下就要開始了，對 @@@@

07 J： [@@@(--)@@@@@@@@@]

3.2. 作為發起行為的互動功能

表達否定的問句後話題轉換與逃避回答的問句後話題轉換作為發起行為時，具有開啟全新話題或序列、引發評價回應的共同互動功能；而逃避回答的問句後話題轉換因問者未獲取明確信息而常具有引發會話修正和壓縮會話進程的差異性互動功能。

3.2.1. 共同功能

3.2.1.1. 開啟全新話題或序列

根據我們的語料觀察，當問句後話題轉換執行的發起行為被其他會話參與者順利接續時，就具有了開啟全新話題或序列的互動功能。這裏我們各展示一例問句後話題轉換表達否定 / 拒絕和逃避回答開啟新話題或新序列的語例。例（6）這個語段的會話參與者 M 和 X 是本科同學，在這個選段前，兩人正在討論他們的擇偶標准。但在 01 行，男生 M 突然問女生 X 他怎麼樣，有沒有機會，是向 X 尋求他能否符合她的標准的信息，也是一種間接的告白。而 X 利用提問這個發起行為，將話題轉換至 M 和其他朋友的活動規劃，來隱性地表示了拒絕和否定。根據後面的序列走向，我們可以看到在 03 行，M 沒有重複發問，而是回答了 X 的問題，構建了新的問答序列，兩人之後的會話也圍繞著打球展開。又如例（7）這個話題轉換逃避回答的語例。W、F、T、Y 四個朋友聚會聊天，其中 F 和 T 是剛參加工作的中學教師。在 01 行，W 根據 F 最近的朋友圈內容，向 F 尋求情感狀況方面的信息，而 F 不想回答，便用提問這個行為載體將話題轉換至 T 之前提過的培訓，來逃避回答。02 行承載的發起行為，引發了 03 行 T 的回應，新的話題和序列被構建，後續的話題和序列也都圍繞著“講座”展開。

(6) 語境：男女生聊天
01 M：⟶ @@ 那你覺得 (.) 我怎麼樣，(0.9) 啊？我有機會嗎？
02 X：⟹ @@(1.1) 詼，你和 CY 他們明天 [打算去哪兒玩啊？
03 M：　[@@@，我們之前商量的說是 : 找個球館打打球，運動運動
04 X：　什麼球
05 M：　籃球 (.) 羽毛球都行，看到時候能約上什麼場地吧
06 X：　嗷 :，你們還沒約啊
07 M：　嗯，當時就那麼一說，還沒仔細看

(7) 語境：朋友聚會閑聊近況
01 W：⟶ 詼，小 F，我看你最近的朋友圈，是不是有情況啊？ @@
02 F：⟹ @@@(--) 對了，TT 師姐，你上次說的那個培訓，我們學校沒有詼，是不是高中學段不需要啊？
03 T：　還真有可能是的，我們就 :(.)GL 區的這幾個高中，新老師都被拉去了
04 F：　哦哦哦，那這種培訓是幹嘛的啊？
05 T：　就是一些 (-) 什麼 (.) 語文特級教師講座，一講講一兩個小時，好難坐
06 W：　詼 :: 呀，當學生的時候要聽講座，怎麼上了班，還要聽這些 @[@@@

3.2.1.2. 引發評價回應

在互動研究者看來，回應是由特定話語引發的，同時也進一步引發之後的回應（方梅等 2018）。問句後話題轉換執行發起行為時，又會引發新的回應。聽話人常不接續新會話話題和序列的投射，而是產出對問句後話題轉換逃避回答或表達否定的評價，因此具有引發評價回應的互動功能。如例（2）06 行聽話人 R 在 05 行 R 轉換話題後提出 R“扯遠話題”。又如例（8）08 行聽話人 H 對 06 行 K 通過轉換話題來表達否定 / 拒絕，評價“真會打岔”；例（9）09 行 M 轉換話題逃避回答，引發了第 10 行 W 的評價“逃避我”。

(8) 語境：討論父子親昵行為
（刪略 4 行）
05 J：⟶ 你是不是要親一下你爸爸？
06 K：⟹ (4.5) 這毛主席住的地方吧？
07 Z： @@@@@@
08 H： 您可真會打岔。

(9) 語境：談論心動的感覺
01 W： 我現在這個樣子，你會心跳加速嗎？
02 M： (2.4) 會有一點點。啊！不會。嗯。
（刪略 5 行）
08 W：⟶ 你是不是真的那麼在意我？
09 M：⟹ (9.2) 唉，時間好像差不多了，煙火快開始了。煙火快開始了，來來來。
10 W： 逃避我！ @@@

3.2.2. 個性功能

表達否定 / 拒絕和逃避回答的話題轉換，作為承載發起行為的不同類型，其引發的後續互動功能也存在差異。根據我們的語料觀察，除了上述共性回應性互動功能，逃避回答的問句後話題轉換常具有其獨特的引發會話修正和壓縮會話進程的互動功能。

3.2.2.1. 引發會話修正

當問者發現回應者轉換話題逃避問題時，因未得到尋求的信息，常常會將原話題拉回，發出重複提問行為，來修正會話進程，試圖重新求取信息。如：

(10) 語境：直播討論助理輪班制度
01 F：⟶ 唉，我們可不可以這樣子，就是助理輪輪班制。

02 L：⟹ 唉，助理在對面吃瓜子。
03 F：⟶ 我們可不可以助理輪班制？就是今天小宋坐這邊，明天我坐，後天慶慶坐。
04 L：⟹ 瓜子還撒啦，害怕啦。
05 F：　可以嗎？你為什麼不理我？

此例 01F02L 是一個提問—話題轉換性回應結構，01F 在沒有得到預期的回答後，對 L 做出重複的信息尋求，進行助理輪班制的發問 03F。沒有 02L 的話題轉換，就無法做出 03F 的重複求取。

3.2.2.2. 壓縮會話進程

話題轉換壓縮會話進程的互動功能常常伴隨重複發問的會話修正行為浮現。回應者作為發話人轉換話題後，問者作為受話人未接續新話題，而是通過重複發問試圖將會話焦點拉回原話題。回應者繼續轉換話題，但問者還是試圖在原話題中獲取信息，繼續在回應者話題轉換話輪後發問，聽說雙方不斷進行“發問—轉換”的循環。問者重複發問，信息求取態度凸顯。回應者一直轉換話題，抗拒態度強烈。雙方持續違背會話合作原則，伴隨問者話輪不斷緊縮，會話不斷壓縮最終導向終止。如：

(11) 語境：談論選手外形
01 H：　她說話的聲音跟她唱歌的聲音，差距不大，如果聽她剛才唱的聲音和她說話的聲音，而且她說話也是有底氣的。
02 X：　我想對韜哥說 (5.1) 你已經錯過我一次了，今天還想錯過我第二次嗎？
03 L：⟶ 那 . 那你覺得她 .. 她怎麼樣？空姐。
04 H：⟹ (1.8) 怎麼音樂停了？
05 L：⟶ 你覺得外 (.) 外形怎麼樣？
06 H：⟹ 哈？
07 L：⟶ 外 (.) 外形怎麼樣？
08 H：⟹ 我覺得唱歌真的 (.)[XX]
09 L：⟶　　[外](.) 外形。
10 H：　@@@

此例第 3 行，問者 L 第一次發起提問，在第 5 行進行擴展提問，將話題延伸到“選手外形”。而後在回應者 H 的話題轉換之後，一次又一次重複發問。觀察問者話輪“那 . 那你覺得她 .. 她怎么樣？空姐。”→“你覺得外 (.) 外形怎麼樣？”→“外 (.) 外形怎麼樣？”→“外 (.) 外形。”可以發現話輪不斷緊縮，最後僅用獨詞句來構建話

輪。回應者 H 持續轉換話輪，會話雙方都意會對方不合作，交際難以進行。在 L 發問—H 話題轉換的三次重複中，會話空間越來越小，可以延續當前會話的可能性越來越小，在第十行時 H 不再以言語單位回應，會話終止。

4. 問句後話題轉換的影響動因及作用機制

促使回應者在問句後回應位置採用話題轉換交際策略並浮現以上複雜互動功能的因素較為複雜，在靜態和動態兩個層面、問句和回應兩個方面皆有涉及。但是，回應者交際意圖在會話中的實現，尤為重要。問句後話題轉換的一系列互動功能及交際效果與多個複雜動因相關，並且是這些動因順逆對向融合塑造的結果。

4.1. 逆向施為動因

站在回應者角度，問句後話題轉換序列中，回應者拒絕提供信息或拒絕問者請求的主觀態度主要通過改變認識協商走向和拉遠提問—回應雙方的會話交際距離來達成。同時，這兩個影響動因的作用方向與會話合作的准則是相逆的。

4.1.1. 改變認識協商走向

認識狀態是指互動雙方對某個領域的相對認識達及情況，雙方在認識斜坡上佔據不同的定位，即知曉的較多的處於認識斜坡高位 [K+]，知曉較少的處於低位 [K-]（Heritage 2012a）。聽說雙方認識狀態不平衡時，會形成“認識蹺蹺板”（epistemic seesaw），繼而啟動認識引擎（epistemic engine），使得信息由 [K+] 流向 [K-]，以達到交際雙方認識狀態的平衡，從而驅動話輪設計和序列推進（Heritage 2012b）。在問句後話題轉換中，問者是向回應者請求肯定或尋求信息的，那麼問者自然處於 [K-] 位置，回應者處於問者認知中的 [K+] 位置。這樣一來，當問者發問後，認識引擎啟動，回應者就佔據了認識蹺蹺板的主動權，可以控制信息是否由 [K+] 流向 [K-] 來達成雙方認識平衡。回應者通過轉換話題，阻止了信息自然地像問者預期的那樣從高處流向低處，對問句設定的認識斜坡並未遵從，改變了認識引擎的協商走向。從認識平衡的角度看，回應者由此拒絕提供信息或拒絕了問者請求，表達了否定 / 拒絕或逃避回答。如：

(12) 語境：談論外國文學作品
01 C： 起先是先看所有的最晦澀的東西。
（刪略 11 行）
13 C： @ 丟掉了，沒有了。沒有了，《戰爭與和平》怎麼會記得？
14 X：⟶ 那你這樣會覺得自己背叛了自己的青春嗎？
15 C：⟹ (6.0) 你們這幾天還要去幹些什麼？
16 X： 我蠻想去邵氏那些地方，您有興趣嗎？

此例第 14 行問者 X 向回應者 C 求取是否覺得自身背叛了青春的信息，處於 [K-] 位置。而處於 [K+] 位置的回應者 C 沒有提供問者 X 所需的信息，交際中雙方認識上協商推進的方向改變，從而逃避了問題，問答雙方原來的交際受到阻礙。從下一話輪也可得知，會話的走向發生了變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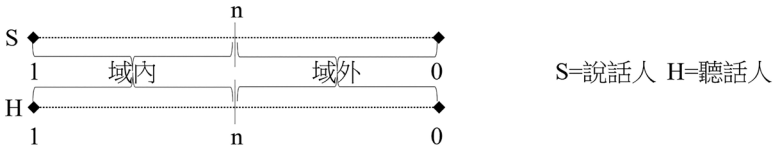
4.1.2. 拉遠會話交際距離

心理距離（psychological distance）是指個體對另一個體或群體親近、接納或難易相處的主觀感受程度（林崇德等主編 2003: 1397）。話語交際得以成功展開的前提是要縮短交際雙方的心理距離，從而實現“話語—距離象似性”，以便達到話語的語用目的（侯國金 2007）。對於話語信息而言，聽話人信息在聽說雙方心理尺度上的距離越小，會話越可及，交際越能按照原有進程順利進行；反言之，聽話人信息在聽說雙方心理尺度上的距離越大，會話越不可及，交際越不能順利進行。

問句後話題轉換所給信息在聽說雙方心理尺度上的心理距離，是“心理意向投射”語用原則將具體空間關係擴展演變到了抽象空間關係，也是互動交際這個“行域”中會話參與者交際距離的投射來源。也即，問句後話題轉換是通過給出新信息拉大“知域”中聽說雙方的心理距離，並將“知域”心理距離投射到“行域”交際距離實現的，最終使得會話難以以正常形式接續，達到表達隱性否定 / 拒絕或逃避回答的互動功能。在這個投射過程中，拉大心理距離是關鍵。

交際中聽說雙方話語信息相關概念可以用心理尺度表現出來。[5] 如圖 2 所示：

圖 2 心理尺度與信息域的關係
（神尾昭雄、高見健一 1998: 29–32，轉引自王傑立 2017: 9–15）



問句後話題轉移話對的信息所處的信息域、在聽說雙方心理尺度上的位置以及心理距離，如下：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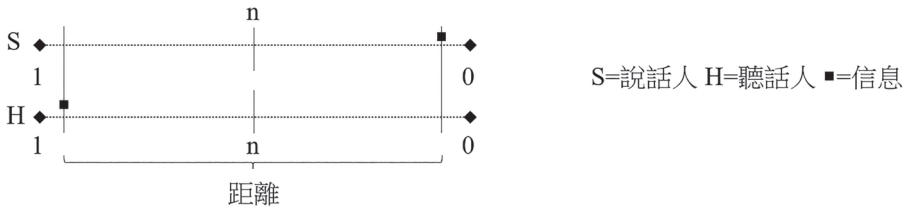
[5] 該論述核心要點是假設說話人和聽話人各有一個一維心理尺度。在這個尺度上，1 表示完全知道某給定信息，0 表示完全不知道該信息。n 表示說話人 / 聽話人的信息領域的閾值。若信息在 1 和閾值 n 間，則在域內；若在 0 和閾值 n 間，則在域外。詳見神尾昭雄、高見健一（1998: 29–32），轉引自王傑立（2017: 9–15）。

(13) 語境：討論氣氛

01 D： 怎麼，問姐見我 (.) 見我不開心啊？
02 L： 沒有啊，但是 (-) 我感覺你好像 (---) 你們好像 (.) 氣氛有點奇怪 h° @
03 D： 有什麼奇怪的？
04 L： 我 (-) 不知道 h° @ 感覺 (2.1) 怎麼了嘛？
05 D： 嗯？
06 L：⟶ 怎麼了？
07 D：⟹ 問姐皮膚真好。
08 L： 哧 hhh° (10.1) 我好想喝點兒，喝點兒。我今天買了紅酒，還有梅子酒。

例（13）中，06 行說話人 L 預期的聽話人 D 的回答是“聽話人 D 與他者之間氣氛奇怪的原因”相關內容。但實際上，下一話輪 08 行 L 的反應“哧 hhh°”可以證明，聽話人話輪 07D 所給的信息“問姐皮膚真好”對於說話人來說是“逃避回答”的。因為“笑聲具有很強的局部反應性——如果在某個話語結束時發出，它們與上一個話語相關聯”（Sacks 1974: 348）。而位於敏感問句後話題轉換下一話輪——即 08 行的笑，就體現了與 D 轉換話題逃避回答的強關聯性。在說話人 L 話輪規約之外，也在其信息域外，在其心理尺度上接近 0。該信息在表述時，對於聽話人 D 自己而言，是在其信息域內的，在心理尺度上位於或接近於 1 的位置。由此，我們得出問句後話題轉換話對聽話人所給信息在聽說雙方心理尺度上的位置及距離如圖 3 所示：

圖 3 問句後話題轉換話對聽話人所給信息心理尺度位置及距離



由於所給信息在說話人心理尺度上接近 0，而在聽話人心理尺度上接近 1，兩者之間的距離是極大的，這個距離就是雙方的心理距離。回應者通過拉大心理距離調控交際距離是問句後話題轉換序列浮現隱性否定、逃避回答等核心互動功能的重要緣由。

4.2. 順向作用動因

相較於顯性否定，回應者通過轉換話題來達到拒絕的交際目的，使得問句後話題轉換仍能夠傳遞話輪維系會話交際；在達成交際目的同時，也維護了問者的面子。話

題轉換話輪對交際對方的考慮，通過降低互動參與度與緩解反同盟立場這兩個與合作准則同向作用的互動動因來實現。其中，降低互動參與度是表達隱性否定 / 拒絕和逃避回答這兩種問句後話題轉換的共性動因，而緩解反同盟立場是表達隱性否定 / 拒絕這類問句後話題轉換的個性動因。

4.2.1. 降低互動參與度

“互動參與度”（interaction involvement）為人們在與他人對話時的認知和行為上的參與程度（Cegala et al. 1982: 229）。會話策略的配置和語言資源的協調，需要不同程度的互動參與流（Villaume et al. 1989）。我們將會話視作一個社會言語事件，認為參與度的高低至少關涉參與者、內容、時間、地點、語境等要素，不同程度的互動參與度對交際的影響不同，會話參與者可以調控互動參與度來調節會話進程以達到交際目的。同時，互動參與度對會話進程的影響需要分而論之。當互動參與者在交際意圖上一致時，參與度越高，對參與者的面子越有益；當交際意圖存在分歧時，參與度越低，交際雙方的對立也就越弱，回應者的拒絕 / 否定言語行為給問者帶來的面子壓力也就越小。

假如回應者在問者構建的言語事件中直接表達否定或表示拒絕回答，那麼就高度參與了此言語事件，問答雙方就構成了沖突對立的矛盾體。而在問句後話題轉換序列中，回應者通過轉換話題，在會話時間、地點等要素不變的情況下，不參與對既定會話內容的討論，大大降低了在問者構建的言語事件中的互動參與度。甚至引入會話第三方，通過與會話第三方締結新的會話互動主體對應關係參與新的會話事件，將自己置身問者構建的當前言語事件之外。無論是表達否定 / 拒絕還是逃避回答，這都使得問者構建的言語事件核心主體只有問者自己，不構成矛盾雙方，也就可以達到減少說話人面子折損的效果。話題轉換來避免與問者構成矛盾雙方，從而達到隱性否定 / 拒絕的語例如（1）（4）（6）（8）；達到逃避回答的語例如：

(14) 語境：鄧超參加《金星秀》
01 J：⟶ 孫儷是你第幾個女朋友？
02 D：⟹ (2.0) 呃 ::: 這樣，金老師，下一個問題。
03 J：　沒有，沒有下一個問題，[<XXX>]
04 D：　[就 (.)@ 卡] 在這必須回答 <XX> ？
05 J：　對呀，感情 X 誰不談的呀。
06 D：⟹ 耳環 (--)[不錯]。
07 J：　[耳環] 掉了一個花兒，幸福像 [花兒] 一樣。
08 D：　[哦 :::]
09 J：　快點。
10 D：⟹ 耳環不錯。嘖，她是我的第一任妻子。

此例中，回應者 D 在 02 行、06 行、10 行答語位置一共發起了三次話題轉換。第一次轉換話題時，回應者 D 未回答問者構建的談論女友任數的會話內容，而是介引了新提議“談論下一個話題”，不關涉此言語事件的會話內容。雖沒有跳出該會話事件，但互動參與度已經相對較低。第二次和第三次轉換話題時，回應者 D 不僅做出了介引新提議的行為，話輪中還承載著新提議談論的新會話事件和新的會話內容，跳出了原會話事件，使其缺失回應者，回應者 D 的互動參與度更低了。如此一來，即使回應者 D 與問者 J 存在分歧，也因為缺失矛盾內容甚至缺失矛盾的另一個主體而不構成矛盾關係。既使回應者 D 達到了交際目的，又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問者 J 的面子。

4.2.2. 緩解反同盟立場

除了上述降低會話參與者這個共性的重要動因，利用話題轉換來表達隱性否定 / 拒絕還有緩解反同盟立場這一個性動因。

立場表達是會話互動的一個重要範疇，說話者的立場與其他會話參與者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Du Bois 2007）。而同盟（affiliation）是指聽者對講話者所傳達的立場表示支持和贊同。在交際互動中，聽者應該展示其對所報導事件的立場，並且偏好與說者對事件的立場相匹配（Stivers 2008），以構成立場同盟。問句後話題轉換的表達否定 / 拒絕類型，其對應問句常是在執行尋求肯定 / 確認的社會行為，這一行為伴隨較強的尋求立場認同偏好，而回應者通過話題轉換來表達否定 / 拒絕，實質與問者構建了反同盟立場。但需要提出的是，會話參與者會根據不同語境選擇不同的語言形式來設計構建社會行為（Rossi 2014: 305），即不同的語言形式的設計體現了說話人在交際中的不同互動目的。在總體反同盟的情況下，話題轉換這一回應構建方式在情感立場層面並非是完全反同盟的。相較於直接拒絕 / 否定，話題轉換常通過表達正面評價立場或不表達明確立場，在情感層面緩解反同盟給問者帶來的面子威脅和面子折損。普通語用學領域亦有對情感立場重要作用（孫佳瑩、陳振宇 2021）的相關討論，輔助證明了立場的同盟與反同盟並非簡單的全盤一致與不一致。

通過表達正面評價立場，回應者在互動中對問者作出積極評價，以此在表達否定或拒絕等反同盟立場的同時，對對方面子進行一定程度的修複與維護，從而緩解立場不一致所帶來的潛在面子威脅，並使該否定性回應在互動上呈現出較為委婉的實現方式。如例（1）04 行 J 評價問者 Z“你很優秀”，05 行 Z 意識到這是“委婉拒絕”。又如例（4），02 行 S 通過話題轉換，評價問者 W 是個好人，表達拒絕和否定。04 行再次對 W 作出正面評價，與直接拒絕相比，更加委婉。05 行 W 也意識到這是在“發好人卡”。

不表達明確立場，使回應保持一定程度的模糊性與開放性，弱化反同盟立場的顯著性，從而在情感和語用層面減輕否定性非偏好回應可能帶來的面子威脅。如下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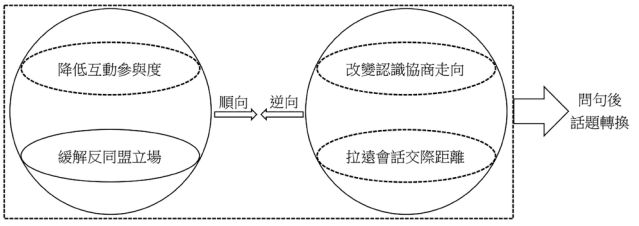
（15）。該會話是 M 和 W 兩人在邊打遊戲邊聊天，W 喜歡 M，而 M 只把 W 當朋友。在這個選段中，01 行 M 已經表達了兩人只做朋友，而 02 行 W 用問句向 M 提出了尋求肯定，而 03Ma 通過話題轉換表達拒絕 / 否定行為。相較於 03Mb 這種直接否定和拒絕，其情感立場是無從得知的。相對而言，能夠在情感和語用層面起到緩和作用。見：

(15) 語境：談論友情
01 M：　好兄弟，一輩子。
02 W：⟶ 蓋個戳行嗎？
03 M：⟹ a. (2.4) 唉，你感覺三倍 (--) 三倍 M4 好啊，還是二倍 M4 好啊？
@@@
b. 不行。

4.3. 小結

綜上，問句後話題轉換，作為一種交際策略，是複雜的互動因素對向作用並融合的結果：在回應者改變認識協商走向及通過拉遠交際距離表達拒絕主觀意願的同時，又站在對方角度，通過降低互動參與度和緩解反同盟立場的方式，來維護問者面子，從而完成說話人複雜的交際目的，實現了較為理想的交際效果。其影響動因及各動因的相互作用機制如圖 4 所示：

圖 4 問句後話題轉換的影響動因及作用機制



5. 結語

本文運用互動語言學相關理論及方法，對漢語會話中問句後回應位置話題轉換現象的序列特徵、表層浮現的互動功能和深層蘊含的影響動因進行探索。結論認為，問句後話題轉換位於三元序列結構的中間位置，由此在問句後執行回應行為，並因轉換話題執行的發起行為得到凸顯，同時該發起行為實質是否定 / 拒絕或逃避回答回應行為的行為載體。

研究發現，問句後話題轉換，作為一種交際策略，是複雜動因對向作用並融合的結果。在這種對向融合機制的作用下，於會話互動表層浮現出不同的互動功能。即執行問句後的回應行為時，在社會行為層面具有隱性否定 / 拒絕、逃避回答這兩種不同的核心互動功能，也是問句後話題轉換的兩大類型。發起下一個回應時，問句後話題轉換則具有共性的開啟全新話題 / 序列、引發評價回應等互動功能。而其中的逃避回答型問句後話題轉換又具有引發會話修正和壓縮會話進程的個性互動功能。於蘊含的影響動因深層，改變認識協商走向及逆向調控交際距離與合作准則逆向作用，表達回應者拒絕 / 否定或逃避回答的主觀意願；同時，相反地，降低互動參與度和緩解反同盟立場兩大動因同向施為，站在對方的角度，維護了問者的面子，從而在會話互動中生成複雜功能並實現說話人的交際意圖。

本文對問句後話題轉換及其互動功能、生成機制進行初步探索，以期揭開這個關涉話輪、序列、會話話題與社會行為的複雜現象的“冰山一角”，同時細化問答銜接中非偏好回應的研究。從互動視角出發並注重會話交際與語法、語用研究的結合，既利於探究會話交際對句子、序列的構建，也有助於發掘多重互動因素對會話交際的動態塑造，展示漢語口語語法和語用的真實面貌。

附錄

語料轉寫體例

符號	意義	符號	意義
X：	說話者身份（性別或姓名拼音大寫首字母）	: :	前一成分的拖長，冒號數量對應延長時間長短
[ ]	話語交疊	h°	呼氣音，持續時間為 0.2 至 0.5 秒
⟶	目標行（提問）	hh°	呼氣音，持續時間為 0.5 至 0.8 秒
⟹	目標行（回應）	hhh°	呼氣音，持續時間為 0.8 至 1.0 秒
(·)	微小停頓，小於 0.2 秒	<XX>	不確定的成分
(-)	短停頓，0.2 秒至 0.5 秒	═	立即延續
(--)	較長停頓，0.5 秒至 0.8 秒	@@	笑聲
(---)	長停頓，0.8 秒至 1.0 秒	((coughs))	非言語行為和事件
(0.5)	停頓的長度，單位是秒		

鳴謝

本研究得到南京師範大學博士研究生卓越研究項目的資助。本文初稿寫作過程中，曾向姚雙雲教授、關越博士請教過部分問題，莫斐雅博士、白凌雲博士對稿件提出過修改建議；返修過程中，曾向汪小韞博士請教，謹致誠摯謝忱。同時，衷心感謝編輯部及匿名審稿專家提出的寶貴修改意見。文中如有錯訛，均由作者自負。

參考文獻

曹繼陽、李泉。2019。漢語口語語篇銜接手段與銜接成分——基於經典情景喜劇《我愛我家》的研究。語言文字應用 2。142。Jiyang Cao & Quan Li. 2019. Hanyu kouyu yupian xianjie shouduan yu xianjie chengfen: Jiyu jingdian qingjing xiju *Wo Ai Wo Jia* de yanjiu. *Yuyan Wenzi Yingyong* 2. 142.

方梅、李先銀、謝心陽。2018。互動語言學與互動視角的漢語研究。語言教學與研究 3。1–16。Mei Fang, Xianyin Li & Xinyang Xie. 2018. Hudong yuyanxue yu hudong shijiao de Hanyu yanjiu. *Yuyan Jiaoxue yu Yanjiu* 3. 1–16.

方梅、謝心陽。2021。漢語對話中問句的解讀——以反問句和陳述式問句為例。漢語學報 1。20–32。Mei Fang & Xinyang Xie. 2021. Hanyu duihua zhong wenju de jiedu: Yi fanwenju he chenshushi wenju weili. *Hanyu Xuebao* 1. 20–32.

何春燕。2002。語用否定的類型及使用動機。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 3。20–24, 53。Chunyan He. 2002. Yuyong fouding de leixing ji shiyong dongji. *Jiefangjun Waiguoyu Xueyuan Xuebao* 3. 20–24, 53.

侯國金。2007。語用象似論。語言教學與研究 2。64–71。Guojin Hou. 2007. Yuyong xiangsilun. *Yuyan Jiaoxue yu Yanjiu* 2. 64–71.

林崇德、楊治良、黃希庭（主編）。2003。心理學大辭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Chongde Lin, Zhiliang Yang & Xiting Huang et al. (eds.). 2003. *Xinlixe Da Cidian*. Shanghai: Shanghai Jiaoyu Chubanshe.

呂明臣。1989。漢語答句的意義。見湖北省社會科學聯合會、語言學信息交流中心（編），語法求索，292–304。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Mingchen Lü. 1989. Hanyu daju de yiyi. In Hubeishen Shehui Kexue Lianhehui & Yuyanxue Xinxi Jiaoliu Zhongxin (eds.), *Yufa Qiusuo*, 292–304. Wuhan: Huazhong Shifan Daxue Chubanshe.

呂明臣。2000。現代漢語應對句的功能。漢語學習 6。25–28。Mingchen Lü. 2000. Xiandai Hanyu yingduiju de gongneng. *Hanyu Xuexi* 6. 25–28.

孫佳瑩、陳振宇。2021。“同盟”範疇研究成果與問題。語言研究集刊（第二十七輯）。63–84, 453–454。Jiaying Sun & Zhenyu Chen. 2021. “Tongmeng” fanchou yanjiu chengguo yu wenti. *Yuyan Yanjiu Jikan*, di’ershiqi ji. 63–84, 453–454.

孫雁雁。2011。漢語口語問答句銜接語模式研究。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Yanyan Sun. 2011. Hanyu Kouyu Wendaju Xianjieyu Moshi Yanjiu. Beijing: Shijie Tushu Chuban Gongsi.

王傑立。2017。「情報の縄張り理論」に関する一考察。保定：河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Jieli Wang. 2017. *“Jōhō no nawabari riron” ni kansuru ikkōsatsu*. Baoding: Hebei Daxue Shuoshi xuewei lunwen.

文虹月、孫道功。2025。語用資源主導下問句後話題轉換的多模態互動研究。現代外語 2。159–171。Hongyue Wen & Daogong Sun. 2025. Yuyong ziyuan zhudao xia wenju hou huati zhuanhuan de duomotai hudong yanjiu. *Xiandai Waiyu* 2. 159–171.

謝心陽。2021。問與答：形式和功能的不對稱。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Xinyang Xie. 2021. *Wen yu Da: Xingshi he Gongneng de Bu Duicheng*. Beijing: Shehui Keuxue Wenxian Chubanshe.

姚雙雲、田咪。2020。自然會話中“是吧”的互動功能及其認識狀態。語言教學與研究 6。47–59。Shuangyun Yao & Mi Tian. 2020. Ziran huihua zhong “shiba” de hudong gongneng ji qi renshi zhuangtai. *Yuyan Jiaoxue yu Yanjiu* 6. 47–59.

Cegala, Donald J., Grant T. Savage, Claire C. Brunner & Anne B. Conrad. 1982. An elaboration of the meaning of interaction involvement: Toward the development of a theoretical concept.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49(4). 229–248.

Couper-Kuhlen, Elizabeth & Margret Selting. 2018. *Interactional linguistics: Studying language in social intera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u Bois, John W. 2007. The stance triangle. In Robert Englebretson (ed.), *Stancetaking in discourse: Subjectivity, evaluation, interaction*, 139–182. Amsterdam & Netherlands: John Benjamins.

Goodwin, Charles. 1981. *Conversational organization: Interaction between speakers and hearer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Heritage, John. 2012a. Epistemics in action: Action formation and territories of knowledge. *Research on Language and Social Interaction* 45(1). 1–29.

Heritage, John. 2012b. The epistemic engine: Sequence organization and territories of knowledge. *Research on Language and Social Interaction* 45(1). 30–52.

Jefferson, Gail. 1984. On stepwise transition from talk about a trouble to inappropriately next-positioned matters. In J. Maxwell Atkinson & John Heritage (eds.), *Structures of social action: Studies in conversation analysis*, 191–22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ee, Seung-Hee. 2013. Response design in conversation. In Jack Sidnell & Tanya Stivers (eds.), *The handbook of conversation analysis*, 415–432. Oxford: Blackwell.

Maynard, Douglas W. 1980. Placement of topic changes in conversation. *Semiotica* 30(3–4). 263–290.

Rossi, Giovanni. 2014. When do people not use language to make requests? In Paul Drew & Elizabeth Couper-Kuhlen (eds.), *Requesting in social interaction*, 303–334.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Sacks, Harvey. 1974. An analysis of the course of a joke's telling in conversation. In Richard Bauman and Joel Sherzer (eds.), *Explorations in the ethnography of speaking*, 337–35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chegloff, Emanuel A. 1996. Turn organization: One intersection of grammar and interaction. In Elinor Ochs, Emanuel A. Schegloff & Sandra A. Thompson (eds.), *Interaction and grammar*, 52–13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chegloff, Emanuel. A. 1997. Practices and actions: Boundary cases of other-initiated repair. *Discourse Processes* 23(3). 499–545.

Schegloff, Emanuel. A. 2007. *Sequence organization in interaction: A primer in conversation analys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elting, Margret, Peter Auer, Dagmar Barth-Weingarten et al. 2009. Gesprächsanalytisches Transkriptionssystem 2 (GAT-2). *Gesprächsforschung* 10. 353–402.

Steensig, Jakob & Paul Drew. 2008. Introduction: Questioning and affiliation/disaffiliation in interaction. *Discourse Studies* 10(1). 5–15.

Stivers, Tanya. 2008. Stance, alignment, and affiliation during storytelling: When nodding is a token of affiliation. *Research on Language and Social Interaction* 41(1). 31–57.

Stivers, Tanya. 2013. Sequence organization. In Jack Sidnell & Tanya Stivers (eds.), *The handbook of conversation analysis*, 191–209. Oxford: Blackwell.

Villaume, William A., Jennifer Jackson & Tracy Goldsmith Schouten. 1989. Issue-event extensions and interaction involvement: Text-based and meaning-based discourse strategies.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5(3). 407–427.

The Interactional Functions and Mechanisms of Topic Changes Following Questions in Chinese Conversation

Hongyue Wen and Daogong Sun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Question-response continuity is an important topic in conversation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actional Linguistic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phenomenon of topic changes following questions in Chinese conversation. Based on the observation of nearly 38 hours of conversational data, topic changes following questions are found to be situated in the middle of a three-part sequence. After a question, they implement a response action, while the initiating action simultaneously performed serves as the action vehicle for the response. When functioning as responsive actions, two core interactional functions emerge in talk-in-interaction: implicit negation and evasive answering, which also constitute the principal types of this conversational phenomenon. When functioning as initiating actions, they share the interactional functions of launching a new topic and sequence and eliciting evaluative responses. In addition, the evasive-answer type also exhibits more specific interactional functions, such as triggering conversational repair and compressing the conversational process. The interactional factors, such as redirecting the trajectory of epistemic negotiation, reverse regulation of social distance, reducing interaction engagement, and mitigating the disaffiliative stance,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shaping this unique phenomenon in conversational interaction.

Keywords

Interactional Linguistics, question-response interaction, topic change, interactional function, influencing factors

通訊地址：南京 鼓樓區 南京師範大學 文學院（文虹月）
南京 鼓樓區 南京師範大學 國際文化教育學院（孫道功）
電郵地址：15574947416@163.com（文虹月）
sundg9527@hotmail.com（孫道功）

收到稿件日期：2025年8月22日
邀請修改日期：2026年3月5日
收到改稿日期：2026年3月19日
接受稿件日期：2026年6月24日
刊登稿件日期：2026年7月31日